

「共筆臺灣：地方學的新展望研討會」 觀察紀錄

陳玉珍*

一、前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長期關注在地連結，近年來除了臺灣地方文獻的蒐集整理外，並致力於博物館的地方學實踐，積極與地方網絡串連，鼓勵建構地方知識。為深化地方學研究內涵，具體落實地方知識推廣與交流，2019 年 4 月 13 日、14 日於臺史博展示教育大樓階梯教室舉辦「共筆臺灣：地方學的新展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開幕，由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與臺史博館長林崇熙進行專題演講，以及臺灣各地地方學研究者及實踐者出席發表，與社會大眾分享不同領域及博物館如何與地方串連，共構地方知識，並嘗試運用於解決各種地方問題。

開幕式中，鄭麗君部長致詞引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名言：「這裡有玫瑰，就在這裡跳舞吧！」世界的知識體系是從地方開始，點出地方學的重要性，而每個人都是在地知識的生產者、詮釋者、傳播者與轉譯者。她期許 21 世紀的地方學能夠建立起由下而上、公民參與式的地方學，並結合數位科技工具，讓在地知識豐富文化的 DNA，在當代社會不斷地再生，成為臺灣民主社會公共治理的力量，從重建在地歷史出發，進而連結世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界。如部長致詞中表示，臺史博邀請各界對話，正是重建地方歷史新展望的起點，本次研討會在議程安排上，強調學界、博物館與地方工作者的多元參與，除回顧過往地方學研究外，期能透過新的策略、方法與材料的再論述，以及地方實踐經驗分享交流，擴展地方學的多元面向，深化發展新地方學知識共筆與公眾參與的目標（圖 1）。

二、專題演講與焦點與談

開幕式後緊接著本次研討會的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故宮博物院吳密察院長與臺史博林崇熙館長，針對地方學的方法論進行探討與對話（圖 2）。吳密察院長分享建立地方學的策略與作法，他以美國各郡的歷史文物館與歷史協會為引子，指出地方學是應由下而上的共同創作，讓人民理解自己所處的地方，進而建立起對地方、乃至於國家的認同。首先，他回顧過去的「地方學」的發展，立基在臺灣地方方志的傳統，由戰後早期地方耆老撰寫，到晚期由專家學者負責，是國史的一部分。然而 1980 年代後，文化建設委員會開始推動總體社區營造、地方藝文調查、大家來寫村史的背景下，地方學開始產生翻轉，漸漸脫離單一、專家為主的論點。

吳密察指出，作為「運動」的地方學，由下而上的共筆是無法憑空出現的，需要政府協助做好基礎建設，資料、人才、組織、經費、傳輸等都是重要基本條件。文獻資料方面，以圖書館為基礎的 LMA（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應負責蒐集整理、典藏地方文史文獻，並加以數位化、公開化，讓地方知識得以被詮釋、普及與再創造。人才方面，他認為政府應該讓有興趣的人進來，輔導成立的地方文史協會（Historical Association），發行刊物提供討論的平臺，並結合與地方中小學的人力，推動基層的文化工作；不仰賴專家，而是透過在地人的調查訪問，了解實際的地方知識與口傳經驗。由政府制定框架、提供地方文獻的公共財，剩下由地方自由發揮，讓 2,300 萬人能夠認識、



圖 1 文化部鄭麗君部長開場致詞



圖 2 臺史博館長林崇熙（左）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右）對談

詮釋自己，將生活經驗和土地連結，並賦予意義，才是真正的地方學運動。

林崇熙館長則以「臺史博的挑戰與突破」為題，探討國家級的歷史博物館在地方學扮演的角色，與吳密察院長進行對話。首先他指出，地方學是人類文明所有的學問的起源，由各時空人們面對生存環境挑戰，發展出的獨特對應方式。林崇熙呼應吳院長的地方學基礎建設，提到臺史博具有「建構臺灣歷史文化基礎工程」、「面對當代社會議題進行歷史對話」、「深化臺灣文化重要特質」、及「落實知識平權與共筆書寫」等重要使命。而以臺史博為起點，他提出「新地方學」的概念，將之定義為「具有目的且一定程度成功的複雜事業」，強調地方學的經營與實踐，必須有清楚的目標，找到不同地方主體的需求面，進而形成相互合作連結網絡，思維應從「收、存、取、用」轉成「用、取、存、收」，不只是提供資料，而是要回到需求面，清楚要解決什麼問題。

接著，林崇熙指出，臺史博相對於學術機構的專業性與封閉性，具多面向、多元社群參與的性格，可以開創屬於博物館的歷史學。談到臺史博在新地方學的角色，他認為除了彙整臺灣地方文獻，奠定好基礎工程外，臺史博應帶著問題意識進行研究，將具象的社會議題與地方知識抽象化，讓不同地方的案例可以進行交流。另外，臺史博可以作為地方主體的協作平臺，透過展覽、研討會、活動等方式，形成跨學科領域、社會議題行動者、公部門、創生式的關係網絡，經營出臺灣歷史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發展多元的文化路徑，展開全民共筆的歷史對話。

三、地方學研究材料與書寫方法

經過開幕式與精彩的專題演講後，下午開始研討會發表的第1場次「地方學研究材料與書寫方法」，由國立臺南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戴文鋒院長擔任主持兼與談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副教授、臺史博陳怡宏副研究員兩位進行發表（圖3）。



圖3 第1場次發表與討論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發表人陳怡宏（臺史博研究組副研究員）、主持人戴文鋒（國立臺南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發表人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首先，陳文松副教授以〈何謂地方學：地方學研究中「史料」的發掘與運用〉為題，分享作為大學歷史系教授，走進地方學的經驗。首先，他指出地方學發展的基礎在於「史料」，「地方」與「史料」充分搭配，才有「地方學」的成立。談到何謂「地方」？他認為「地方」不應該只是「國家的縮小版」，或行政區劃單位，應該是具「公共性」的領域，建構自身的主體性，才能凝聚地方的意義。在「史料」方面，陳文松強調深化地方學研究，必須「溫故知新」，解讀舊史料的同時，也要發掘新的史料；而除了探討政治、經濟等較「硬」的主題外，日常生活、物質研究等「軟」的面相也應重視，建立起「軟硬兼施」的有機連結。在史料運用上，陳文松舉日治時期的戶籍、地籍和學籍資料為例，指出這些史料不僅可以看到國家政策，更可掌握地方的社會關係網絡，將地方間「節（結）點」可視化，發掘在地與其他地方平行的連結與互

動。陳文松指出，空間、時間，再加上生活（生存）其上的人間，便能構築出一地方或地域社會的歷史（故事）。最後，陳文松也提醒，地方學應對於原住民及平埔族群投注更多關注，原住民族的口傳歌謠、語言及儀式等非文字史料的保存與復振，都是日後不可忽視的部分。

接著，陳怡宏副研究員的〈關於地方書寫展示的挑戰：以南方共筆特展為例〉，以臺史博 2018 年 10 月推出的「南方共筆：輩出承啟的臺南風土描繪」特展為例，談論博物館展示「地方」所面對的挑戰。陳怡宏分享策劃南方共筆特展的思辨歷程，提到策展團隊遇到的首要挑戰是：作為一個國家歷史博物館，為何及如何展示「地方」？經過展覽名稱及架構多次的調整，策展團隊凝聚出「共筆」的精神，從「地方書寫」的角度切入，以臺南為例，呈現臺灣史中從外部紀錄「地方」到最後由的地方人士觀察並具有各種書寫能力的歷史共筆過程。另外，陳怡宏談到，另一項挑戰是歷史研究的轉化，將地方史料「可視化」，兼顧學術精確性與展覽可看性，是策展團隊規劃的重點。最後，陳怡宏討論圍繞博物館展示所形成的社會網絡與地方連結。此特展中，臺史博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及地方文史社團「臺南市文史協會」合作，豐富了日治時期與戰後臺南地方書寫的內涵。他指出，展示「地方」的特展是博物館與地方合作、串連博物館社會網絡的契機，透過策展與延伸活動、資料庫的規劃，使得博物館與地方橫向連結，讓「共筆地方」成為現在進行式而非凝固於展示現場。

四、學術觀點下的地方學

緊接著，第 2 場次為「學術觀點下的地方學」，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張素玢教授進行主持與評論，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潘繼道副教授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江柏煒教授，兩位分別從東臺灣及金門研究，分享地方學的學術研究面向（圖 4）。



圖 4 第 2 場次發表與討論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發言人江柏煒（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主持人張素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發言人潘繼道（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在〈概述東臺灣研究與地方學的發展〉中，潘繼道副教授一開始點出東臺灣與西部截然不同的發展經驗，具有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特殊性及移民性等特質，而在晚清國家力量介入後則有很強的計畫性與支配性。1945 年之前的東臺灣研究，多來自官方資料，如：清帝國的奏摺、地方志書，及日本時期的研究著作與調查報告等，他指出基本上是因應國家需要，從外來者或上對下的角度觀察，較難展現當時原住民及漢人族群的想法或情感。到了戰後，開始有不同組織加入東臺灣研究，除了學術機構外，亦出現地方民間團體，如：「東臺灣研究會」、「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等，而公部門的獎勵與經費補助，亦對於東臺灣研究有所貢獻。潘繼道指出，戰後的東臺灣研究中，國家、族群、移民是長期受到矚目的課題，如：原住民族群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祭儀，以及「灣生」與日本移民村等研究。而研究方法方面，除了

文獻、口述訪談與調查外，亦透過老照片、明信片，及運用 GIS、PPGIS（公眾參與式地理系統）等多元方式。最後，談到近年逐漸發展出「花蓮學」、「臺東學」等地方學，潘繼道仍鼓勵研究者進行跨縣的東臺灣研究，打破行政疆界，從不同主題與角度進行探索，為東臺灣地區發展出更好更完整的論述。

接著，江柏煒教授以〈「金門學的視野」：一種全球地域學的地方社會研究取向〉為題，分析近 20 年來金門地域研究的累積，討論金門學與臺灣史研究的關係，以及地方研究與在全球視野中扮演的角色。首先，他指出金門除了是臺灣早期移民的祖籍地之一，作為閩南海域重要的門戶，更是大航海時代世界網絡的節點。接著，金門作為僑鄉，近四、五百年來頻繁的海外移民是該地方社會的重要特徵，江柏煒從扎實的地方研究出發，透過爬梳金門族譜、到東南亞各地抄謄墓碑與田野調查等方式，延伸課題至僑鄉社會、華僑家族及海外會館等研究領域。演講中，江柏煒提及金門人將騎樓稱為的「五腳基」（Gho Kha Ki）和僑鄉洋樓有印度人偶「孟加里」（Bangkali）裝飾為例子，將金門的地域研究與區域史、國族史、全球史加以勾連，分析金門跨境流動的社群、資本與文化傳播的現象。最後，文章剖析 1949 年以後，作為冷戰島嶼的金門的地方社會的形貌，以及晚近「去戰地」書寫的各種嘗試，他強調在地方學中跨學科對話的重要性，並以金門研究出發，指出本土研究與世界史、世界學術理論對話的可能性。

五、博物館與地方學

第二天的第 1 場次為「博物館與地方學」，由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謝仕淵副教授擔任主持暨與談人，臺史博的研究人員分享，博物館在地方學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運用博物館特色，深化地方學的內涵。

第 1 位發表人臺史博蘇峯楠研究助理分享〈臺南府城近郊墓地的調查活動與研究傳統：兼思索博物館在當中的角色〉，回顧臺南府城市郊的墓地調查

活動，並探討不同時代的意義及博物館的角色。他提到，從日治時期開始，原本與儀式生活相關的墳墓成為被研究、觀看的對象，臺南地方研究實地勘察，產出系統化的調查成果，府城墓地相關的碑刻、明器、照片等亦走入館舍展場中，建構出早期的臺南史圖像。戰後承襲日治時期的經驗，官方與民間的文史協會相繼成立，使墓地調查從個人研究走向團體行動，並在官方資源挹注下，帶入指定古蹟、文化資產等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的墓葬調查活動不僅是單向面對觀眾，市民也有程度不一的主動參與性，而博物（文物）館成為民眾文物捐贈與通報的平臺。最後，蘇峯楠談到水交社地下墓葬群的搶救式考古行動，以及最近臺南「南山公墓」的拆遷議題，思考博物館在地方研究及墓地調查的角色，臺史博作為國家博物館如何介入當代議題？南山公墓在此場次引發熱烈討論與迴響，會後與會者仍把握休息時間與發表人持續討論。

接著，由臺史博陳怡菁助理研究員和賴品蓉專案助理共同發表〈看不到的博物館地方學〉，分享臺史博自 2015 年開始的地方學專案，博物館走進地方社群的實踐方式。陳怡菁表示，在思考發展地方學時，臺史博最大的反思是，過去博物館較像是掠奪者，將物件從地方帶回博物館的方式，而現在的博物館則嘗試走出館舍、進入地方，告別單向的文物蒐集，從地方社群的角度出發，思考博物館應如何與地方社群互動、回應地方的需求。目前臺史博嘗試的面向之一，是《地方學學》刊物的出版。陳怡菁和賴品蓉以臺江地區「竹籠茨」的口傳記憶，以及左鎮沿山地區鐵道歷史為案例，分享臺史博與地方社會、社群、素人互動，指出博物館運用研究面向連結社會，以刊物《地方學學》作為公開溝通的平臺，深入地方的最小單位，以歷史共筆、文化共學等形式，與地方社群共同建構地方知識，保存公眾的口傳記憶、空間、產業歷史等無形文化資產，讓地方社會與博物館之間互為文化有機體、讓資訊公開且流通，建立地方主體性。

最後，臺史博陳玉珍專案助理和黃凱祥研究助理，發表〈博物館與地方文獻史料之公開近用〉，以臺史博「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為例，分享博物館如何運用數位人文技術，貼近地方社群。他們回顧臺灣地方文獻的數位化發展，

指出過去大型數位典藏計畫雖累積豐富成果，但以研究人員為主的思維下，無論是在文獻選擇及資料庫設計方面，無法與地方社群產生共鳴。因此，臺史博建置「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時，便與地方政府和地方文史協會合作，嘗試建構博物館與地方的網絡關係。資料庫設計依照地方文獻的特性，規劃具地方特色的詮釋資料，讓文獻貼近實際的在地使用；此外，透過 GIS 地理資訊系統、文本探勘（text mining）等數位人文技術，讓地方文獻視覺化，降低使用門檻，增加地方文獻的近用性。「臺南文史研究資料庫」為建置地方學的合作模式第一步，博物館不只是知識提供者，而是帶著問題意識的共同協作者，未來希望以區域為單元，規劃地方社群組織能夠一同線上操作的平臺，透過友善簡易的數位平臺，讓地方知識共筆成為可能。

六、人與環境

接著進行第二天的第 2 場次「人與環境」，主持人和與談人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朝成教授、臺南社區大學環境小組晁瑞光研究員及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王俊秀教授。

晁瑞光研究員以〈公民如何透過參與建構地方環境知識〉為題，以自身在臺南的行動經驗，談論社區大學如何嘗試將高深的知識概念，轉化為一般大眾可以理解的知識與行動。他以臺南市海灘廢棄物長期監測為例，南社大透過組織社團的方式，邀集志工在二仁溪出海口進行廢棄物監測，行動中，團隊將收集到的垃圾加以排列、分類、統計，讓參與者「有感」，更進行數據分析並與其他地點比較，試圖找到問題的源頭與解決方式。晁瑞光指出，透過實際的參與、紀錄，民眾可以累積關於城市的經驗與知識，對環境議題亦能有更切身的思考。接著，晁瑞光分享龍崎牛埔的環境生態調查，透過空拍機、紅外線等現代科技的輔助，在龍崎牛埔進行實際觀察，紀錄了多元的動植物生態環境，以及豐富的地質變化，推翻原來以為是「不毛之地」的認識，這樣的行動不僅累

積了豐富的地方資料，也深化民眾對於自身土地的認識，促使對牛埔設置垃圾掩埋場的議題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

接下來，王俊秀教授在〈在地全球化：公民科學與社會設計〉中，探討運用公民科學與社會設計於地方學的可能性。首先，他指出地方學典範已開始轉移，從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到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以日本大學相繼推動地方歷史檢定及地方文化課程為例，可發現從地方出發，連結世界的想法。另外，日本大學透過伊斯蘭教食品認證（Halal），將和食向外輸出，更是在地全球化案例。接著，王俊秀指出地方學作為有體系的學問，應由在地公民共同討論、決定，以達到「共善」的目標。他分享社會設計「發現限制、做到圓滿」的理念，以巴西、日本、非洲、臺灣等地的案例，說明人的生活是地方文化的一環，應以人們生活故事來進行設計。王俊秀指出公民科學與社會設計可成為大學與地方學的共學機制，讓人們對地方的認識從自卑感、無感到光榮感。他提出「社會運動型」地方學的概念，以清華大學「赤土崎學」為例，分享近年推動日本海軍六燃料廠歷史調查、大煙囪霜毛蝙蝠保育、竹蜻蜒綠市集等案例，如何連結地方學，展開在地全球化的論述與行動。

七、地方學在地實踐

稍作休息後，下午開始研討會最後一場次「地方學在地實踐」，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王御風代理館長擔任主持人兼與談人，邀請到不同地方的地方實踐者，花蓮縣長壽豐部落青年會胡政桂會長、拾荒流的許明揚創辦人、及苑裡掀海風的劉育育共同創辦人，分享實際投入地方經營的經驗（圖5）。

在〈談戰役後的花蓮七腳川人〉中，胡政桂會長談論原住民族在家鄉部落的在地實踐。一開始，他從部落的名字與歷史談起，七腳川社（Cikasuan）位於花蓮縣吉安鄉，早在西班牙與荷蘭時期的文獻即有紀載，為當時阿美族最大的聚落。日治時期因政府要求的隘勇工作繁重苛刻，1908年爆發「七腳川



圖 5 第 2 天第 3 場次發表與討論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為發表人劉育育（苑裡掀海風共同創辦人）、主持人王御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發表人胡政桂（花蓮縣壽豐部落青年會長）、發表人許明揚（拾荒流創辦人）。

戰役」的抗日行動，而在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下，舊部落夷為平地，七腳川族人被迫移置到其他部落，七腳川社從此消失在歷史中。為傳承部落文化，胡政桂談到近年來七腳川社族裔的年輕人開始尋找、重建族群歷史的行動。2000年成立七腳川文化發展協會，他們透過訪談耆老與田野調查，拼湊過去的歷史記憶，並與原住民委員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等單位合作，策劃「七腳川戰役」特展、重建部落的聚會所、教授學習母語等，讓部落年輕人更理解自身的歷史、身份與文化，讓傳統再現，強化部落的凝聚力與自身的認同感。

第二位是拾荒流許明揚創辦人，以〈大目降的願望——新化生活故事博物館〉為題，分享他的團隊在臺南新化社區營造的經驗。新化舊稱「大目降」，長期累積豐厚的人文歷史。許明揚主要介紹參與經營的新化歷史街區，指出新化老街上保有具歷史意義的故居、舊巷等有形文化資產，亦有傳統宗族文化、

民俗節慶（如：大目降十八嬖）等無形文化資產，他們長期深耕新化，致力於整合兩種文化資產並加以發揚。許明揚談到，在經營地方的過程中，亦會遇到一些課題，例如，地方對於老街區未來的發展，存在老、中、青三種不同的群體意識，難以形成共識。為兼顧地方發展與文資保存，他的團隊以「新化生活故事博物館」為行動願景，融合傳統社造與經營管理概念，以文化資產保存優先，先進行歷史老屋的維修與保存工作，再交由青年團隊進駐經營；結合新化的特色建築與人文歷史，讓歷史空間承載產業，並導入國際觀光連結與數位服務，透過一篇篇的精采故事，讓新化形成一個如同博物館一般，一個充滿故事性的在地學習場域。

最後，苑裡掀海風共同創辦人劉育育的〈從社區的博物館到博物館的社區——苑裡青年行動書寫地方〉，談論返鄉青年在地方的行動經驗。苑裡掀海風是由不同人文社會領域的青年所組成。她強調進入地方，需要透過行動的指認（identify），才能建立認同（identity），因此，他們透過田野調查和文獻爬梳等方法，爬梳當地人們習以為常的日常，並出版地方誌、舉辦地方講座與活動，以青年「擾動」在地參與，讓在地人更了解自己的土地，進而形塑地方的自我認同。演講中，劉育育分享兩個掀海風團隊與地方居民合作的案例，一是臺灣音樂先驅——郭芝苑故居，另一個是苑裡百年公共菜市場的保存。作為地方青年團體，掀海風團隊透過歷史空間保存、物件現地典藏及展覽，以及辦理工作坊、音樂會等方式，介入當地議題，試圖成為公共議題討論的平臺。除了推廣在地知識外，他們亦致力於培力在地的青年與耆老，強化在地人的文化意識，希望透過一同參與敘事與交流，由下而上地補齊遺落的地方知識，共同書寫在地的歷史。

八、結語

為期兩日的「共筆臺灣：地方學的新展望」研討會，在兩場專題及 12 位不同領域發表者精采分享下，順利落幕。議程相當緊湊，然而無論在綜合討論

或休息時間，與會者均熱絡地與發表人進行討論交流。

最後閉幕式由楊仙妃副館長主持，她總結這兩日研討會，地方學作為一種公民行動的方式，臺史博舉辦本場研討會是希望在地方學中從「找路」（find the way）到「開路」（make the way）。面對地方裡環境、文化保存、社區營造等不同議題，臺史博以研討會作為交流平臺，期望透過不同領域學者及地方工作者的對話，找到地方學的新方法、觀點，並進一步透過行動來「開路」。地方問題是永不停息的戰爭，臺史博期許自己能成為所有人最有力的夥伴。呼應第一天開幕式的談話，副館長表示本場研討會是凝聚力量的開始，而非結束，期待此場研討會的討論與迴響持續發酵，在全民共筆的參與精神下，擴展地方學的內涵，深化對在地知識的瞭解，促進社會大眾對地方文化認同。



圖 6 研討會與會來賓共同合照